H. H. MU CHINESE LIBRARY

碑文不冗匪特不媿其人

高士類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墓碑類

郭有道碑 并序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旹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

華夏遂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悳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生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何禁
何錮

陳太丘碑文并序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揔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

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椑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包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

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
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文爲惪表範爲士則存誨没號不亦宜乎三公遣
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
旣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没休矣遠聲遺官屬掾吏前
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
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
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
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没哀

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巖巖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高安長公主神道碑　　蘇頲

維開元二年龍集攝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長公主薨於長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嗚呼哀哉景申上發哀于暉政門設次舉聲輟朝加等遣大鴻臚彭城侯劉和柔持節齎書赴弔京兆尹攝大鴻臚鄧國公張暐司農少卿李琇有司帥屬護喪文武五品已上會哭書不云敦族至于九以昭于百姓禮不云敘親居其一以統於萬人此所以追有虞而化天下感配陳而慟宸極復以爲素祈誄行彤管匯風司常罕留執史多紊乃制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兼

知制誥上柱國許國公蘇頲爲銘刻石臣頲不敏颺言拜命云長公主諱某字某隴西狄道人高祖神堯皇帝之曾孫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孫高宗天皇大帝之第二女中宗孝和皇帝之姑也太上皇之妹開元神武皇帝之姑也昔軒后修德高陽任而豫之虞姬邁德伯陽冲而用之故先王會昌而王者典前聖受命而聖人作自風偃三代刑淸百年揚耿光於祖宗紹期運於神武上以比崇於黃軒至其道次以宗極於玄老施其教慶漸綿綿恩周行葦重熙而累盛皇哉而唐哉公主承娣月之華分女皇之耀閑和美度

婉娩令德有循其禮無擇於言鑒圖取則聞詩服義故可以賦絲緡而開湯沐者也於是曳紅綬賜青圭香滿玉鑪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曾侯王婚是稱同姓始封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駙馬都尉故潁州刺史贈右監門將軍太原王府君諱㝡字遂古右監門將軍平舒公之孫欽州司馬之子自周儲洛濵之契秦將頻陽之業門昌帝緒家累天姻徵平叔之才貌得孟孫之閥閱亦旣靚止展也令儀成其肅雍率由儉彩至盥漱櫛縱笄總衣紳箴管刀礪綫纊縏袠若此者敬而持之動必於是則其餘可

重也天授中聖后從權華命駙馬非罪嬰酷公主復歸于後庭凡九十甲子口不入辛味耳不聆曼音體逾尚柔言靡敵怨運觀心之智察摩頂之神豈寂以幽通將虛而信受有菩薩現前者數四居每奇之中宗禹物不改漢儀初復乃命宗正卿李珍冊拜宣城長公主食實封一千戶并置府僚比侯王之封齋令丞之秩太皇御極又增五百戶改封於高安且重永康之冊允符長廣之拜今上握圖又通前加至二千戶尚於德先於親也公主頃歲奉嘗覲高宗畫像雖光靈在天而見似目瞿感咽于地遂成心疾至使名

醫萃止御藥相望考焉而終仁則何輔嗚呼哀哉富貴乃驕奢之資不期而至吉凶乃盛衰之象不召而處況泰忘約吝生動寵怙權邪醜正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嘗歷觀之熟矣由是黃金象牙明珠翠羽之飾積於外雕文刻鏤衣紈履絲之巧充於內然後堅車良馬漿酒藿肉吹笙竽學歌舞於其間者殊不知以相强而結禍因自恣而招危魯元所以好過度竇太所以縱踰禮鄂邑所以慰抵罪湖陽所以匿犯法館陶所以求不獲昭平所以免河上埒開邱阜胤子孰聞田在漢京權臣所奪吁可長嘆息者矣

典切

我長公主則不然避榮守靜退藏於密端操正色進寡其亂爲皇女焉爲皇妹焉爲皇姑焉非不貴也能戒盈忌滿智崇禮卑儉德之恭讓德之益主無攸遂不專也勤無告勞不匱也宜於秋犢以助宗人率彼春蠶以從王后則未嘗忽諸猶深悟色空大依禪惠覩我生之進退究人事之終始蓋泡夢之爲喻也乃散以擅那离於染着景雲歲請罷賦邑獨屬官遂沉寘從省曠書上而制爲之鳴呼身役意餘道之徵者古有女儀嬪則焉或孟母之勸學敬姜之知禮仲妻之辟相惠婦之光夫然出於素族書之緹史未有居

高益下託体至尊如長主之壽矣故能九師讓能三子聞教自我之出與時偕行知微知彰不謟不黷長曰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少卿仲曰暉朝請大夫衛尉少卿季曰暕尚舍奉御並欲報罔極棄貌棘心哀以送之龜從筮吉粤其年八月朔十七日葬于咸陽之北原禮也落月過半秋陽浸微淸笳凝兮朔風斷丹旐列兮秋雲飛望槐里而西馳去茯園而北顧視牽牛兮像設過飲龍兮徑度闉闍窱遠嬴女之樓臺松柏陰烟近漢皇之陵墓其詞曰

赫赫上帝臨于巨唐卜年萬倍誕膺興王何彼穠矣

休其有元亦既從夫車服不繫亦云主婦蘋蘩以祭在貴能約終溫且惠樂只君子曾不永年未亡之人歸於九天心以理遣身以義全光于累聖受于明命伯姊延暉皇姑襲慶監以損益辭其滿盛我有空言宗于釋門不生不滅茲道存存充之降靈西反其眞詠清淺兮天之際憶瀟湘兮日已逝登寒山兮見超忽生秋草兮坐蕪沒金爲字兮斑爲碑永貞芳兮實在茲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李華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達憂怖者一修短之數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精哉何則雲虹滅彩辭人於是詠謳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昭茶之節悼零落而徧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字姓薛氏河東汾陰人[redacted]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redacted]尚城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事長其在今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毋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而洵淑貞孝義烈之傳吉凶賔祭之儀一聞成誦紘綖紃組之制涪芼醖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迴清泛蠶聚崩雲月韻玖砧花穠絲樹婦人能事咸臻妙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弄孫之美邑封由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封萬泉縣主天爱下流日親上簡乘龍之舉和鳳爲雜絡入紘以選門奄千官而求俊夫以龍圖帝貴祈步搖之華源爲戟戾門襲燕京之雄胄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宮送行百寮供事逕以鑾輅遺以翟茀環珮晃旒璆然在馭[redacted]藻朱黛爛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爲盛爾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及恭以設公姊舉宗洽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琳璜節步金翠耀首有婉嫕之心無驕矜之色睎眄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薄加以引納懷和饋分周賑踈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日美抑亦勛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

儀更闢九族還叙望我允兮公主贊陶鈞之　曰吾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縣主既通濟門闕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聯恩子壻中叅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本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傳下堂隨朱輪而同去輜軿入郡與阜益而齊能辭宮闕兮歲闌戀庭闈兮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衷楚祝招而不來秦醫來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

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俿顏明珠晦色平陽舊宇遂無望于歸寧懷縣新文空流漣于永逝有子三人西華南客東里等或亂或岐呱呱而泣天高幽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之淇瀆原窀穸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遣率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加好洽善之元也肅雍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熊羆其祥祚胤大也摠衆美於修嫭落驕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哀也昝袁亡馬氏蔡筆斯會鄭袁曹姬潘文亦作引茲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表靈丘緝幼婦之

薛、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胄軒國禹相陰侯周氏其土宇英英白雲欝彼河汾公門蕃衍銘鼎氛氳則仁則義則戚則勲餘慶介祉誕靈女士中宗之甥鎮國之子皎若霜雪華如桃李舜族爰叙堯封咸秩萬泉開賦三百其室守盛以儉居滿不溢亦旣鳴雁宜爾家人謙恭下下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齒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我有池塘、却望青草、漢葦停暮、秦蕭拂早、歲月易忘歡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比徂與子偕往飲別東都望毋腸絕薛家淚枯露萎莖草霜酸泉雛鬼兮何歸

京師之野葬於何處杜陵之下巖巖雙闕列列行檟勒是徽音永觀來者

嘗游其祠以他娥配之書非特廟起墳立也

曹娥碑文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流爰兹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

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列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不切

曾娥五日出饒娥一日出

饒娥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饒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端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鼉魚黿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恐蹜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惪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婞靖不游織葛絺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

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籲天以呼顏目耳鼻
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旣出孝質已殂
黿鼇鼉鼊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郡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
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敎是圖
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
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儒衣必奇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覲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

公慕此

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知身之不久可以淡人名利心知身之可久可以固人道義心公有德之言也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

聞諸師云生年不百死年萬

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

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愓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厲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摭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淸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人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

奇才

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令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淸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

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毋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氷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晬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麗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陛殿上

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承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褶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

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龎眉黃髮序匀陳環衞聞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葬宛平縣岡村娶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鈔縠最能爲詩兀然有得如宋陸務

士工一藝亦尚珍惜

觀可傳也日出買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碣類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

令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

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
人男一人嬰兒沛也是爲銘

大臣類

墓誌類

司徒章昭達墓誌　　徐陵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鄭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備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荊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畧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

殪彼群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氷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窠窟若夫鳴虵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猨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僞師悉據高墉爰洎滄溟莫不懲又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闘艦戈船窺江滝漢公纔聞羽檄遽禀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捲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拍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旌熊軾後

乘龍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銑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唐故武昌君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左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九代孫也公授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

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
四等署祕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
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年授監察御史
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
籍稅又奏平塗三輔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
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
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御史死其柩乘傳

入郡入部郡吏不敢詰内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
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杖吉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
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内外權寵臣無柰何咸
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
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譟嗾坐公専達作威黜
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
長史長慶初穆宗皇帝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
郎徵用旣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
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車俗一變至於

雅雅一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有輔弼之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得位方將行巳志吝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案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餜獨泣戀如別慈父毋遮道不可過送詔使道呵麾輒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

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富貧審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漑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州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左僕射加贈賜焉前夫人京

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令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一子曰道護三歲仲足司農少卿程姪御史臺主簿其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聚諸孤等號護靈窆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

不誣其未至

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于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皐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行而勤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于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

不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門

嗚呼徽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小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徽之已矣夫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

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幷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决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于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未有正其本而倒其末清其源而濁其流者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于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毎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决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

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

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甞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乃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

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丼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豪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

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徃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

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庵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袚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塒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

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思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粮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吾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氷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已

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

大范胸中甲兵以得人也

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矢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

不可入并言二州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州之
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
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
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
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
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
享年六十一其子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
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

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陞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

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諾奏釋之皆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王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詆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王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

君非辜攺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
鄜交辟攺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
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
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
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
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
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六人長曰喆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諺試將作監主簿
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謂三班奉職皆
有立訢記諮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

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没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相公行事可述而止稱其詩何也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盖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曾閑暇則

次論

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鍜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絶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劒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

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表為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

並誌

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巳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猝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巳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

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

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

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　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𤣩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賓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寛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群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
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遥遥厥緒
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華而切不必問其任哉

李懷州墓誌銘

楊炯

公諱沖寂字廣德隴西狄道人也左衛大將軍西平王之孫荊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原夫帝堯之緒運期授於天漢顓頊之胄大命集于皇家光耀則若木十枝波瀾則長河九派或中軍按部金鼓所以節其聲或刺史班條冕旒所以彰其德信可謂玉林多寶天族多奇以御家邦以藩王室者也公山河誕慶辰昴發祥金多木少孔文舉之天骨玉潔氷清華子全之神彩南陽李恭偉縣識宰相沛國趙元儒竊知公望編漢皇之兄弟列周室之邢茅天

下稱其八木吾家號爲千里初任尚舍直長稍遷城門郎仍奉勑於弘文館讀書掌舍諸宮城門列校制誥東觀有黃香之博聞賜其制書有班游之廣學尋授駕部員外郎轉金部郎中又勑公爲戎州道支度軍糧使天府充牣軍儲委積振南宮之綬晃譽表三臺歷西蜀之江山榮高駟馬遷太府鴻臚二少卿丁難去職揚搉之登太府初聞累遷之命鄭默之拜鴻臚遽見終喪之禮孔宣尼既祥五日彈不成聲孟獻子加人一等懸而不樂服闋歷青德齊徐四州刺史東臨巨海西至長原或全齊歷下之軍或大禹徐方

之地任隆刑部陶偘八州寄重壽陽桓伊十部遷宣州刺史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廻鵲尾之城山枕海根之治蜀郡無此計吏則惟薦張堪潁川尤多制書則但稱黄霸巡察使以尤異聞遷陝州刺史觀其井邑號仲上陽之故墟度其川原周公分陝之遺跡启齒通其列國咽喉壯其天險善人爲政無待於百年童子行謡先符於兩日于斯時也天以順動帝以會昌修封禪於岱嶽作明堂於汝上望山川而遍群神執玉帛而朝萬國制公檢校司理常伯文昌之省遥接大階建禮之門旁連複道萬機匡贊入座謀猷既

陪軒帝之巡乃覿漢家之事屬河縣南走憑斗骨而爲城居衛蒲東亡界朝鮮而爲役屬乘輿乃誅後至討不庭申命六事之人以問三韓之罪制曰師出遼左卿可爲非道主人檢校營州都督石門山險銅閂河流天文則營室辨方地象則神臺鎮野供其行李鄭國有東道之名爲我主人常山當非州之寄遼東平以功遷蒲州刺史堯都蒲坂舜耕歷山昭襄王始作河橋穆天子至于雷首汝南朕之心腹遂拜韓崇河東吾之股肱時徵季布遷少府監忠信爲主揚阜齊衛清白在官常林比德又除蒲州刺史諸童之逢

迎郭伋再牧并州百姓之願得耿純復臨東郡孝敬
皇帝國之儲嗣乾之長男四極奏於重光二年賔於
上帝崇其謚號用黃屋於羽儀卜其園塋象玄宮之
制度山陵之建也以公檢校將作大匠游衣漢寢之
外抱劒橋山之下百工畢力陳琳於是乎躬親諸吏
懷恩魏霸於是乎無譴遷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
若夫叶時月乘天正秦人往事遊別舘而祈年漢宮
舊儀下明庭而避暑上幸九成宮以公檢校右領軍
將軍本官如故董司戎政以戒不虞七校陳其甲兵
五營按其車服領軍之職用文武于紀瞻右軍之官

叙勤勞於常惠尋以公事免左授歸州司馬楚州舊也始得子男之田夔之先也裁爲附庸之國人同賈傳路似長岑伯騫有聲于鄉里仲任見知于筆札制遷中大夫行袁州都督府長史大庭之庫少昊之墟上眞降婁金精吐宿旁瞻日觀木德題山別乘初迎將宣萬邦之化佩刀終爽徒見三公之服以永淳元年某月日行次唐州方城縣遇疾薨朝廷聞而傷之贈懷州刺史公嚴而有禮直而能和行孝立身移忠事主生知者上重之以八索九丘道在尊加之以文昭武穆故能入登常伯出踐方州爲六卿之儀表發

三軍之號令引長戟於門前羅曲旃於堂下子孫朝夕王樹相輝賓客遠迎玳簪交映悲夫展禽三黜安仁再免奚辭棘署脩集桐華慘舒則不繫陰陽喜慍則不形顏色何嗟及矣竟遊東岱之山無所不知旋閉南陽之墓二年夏五月日葬於萬年縣龜川鄉之平原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箕裘必復花萼生光隣人泣其悲慟明主憂其毀瘠覩其弔客不無雙鶴之徵察其成墳自有百鳥之感森森隴樹漠漠郊烟右玄灞而浩蕩左驪山而起伏杜陵萬家之邑非復城池滕公駟馬之銘不知年代其銘曰

高陽積德武昭餘慶宅鎬開基封唐啓聖叶和萬國平章百姓天叙諸侯禮陳宗正周之曲阜漢之平陸、地則葭莩祥惟嶽瀆鄉黨稱善閨庭雍穆始拜城門即遊天祿大微之位益部之星卿則有六四至冊青州則有九八牧專城既踐臺閣仍司甲兵倚伏無兆遭隨有運賈誼從王栢譚佐郡自忘寵辱曾無喜慍、人去何歸天高不問東都門外長樂宮邊白馬旒旐青烏墓田楸梧夾路碑石書年百代之後南陽之阡

和州刺史凌君權厝誌　柳宗元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傅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賢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從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之遇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

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節氣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粺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門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丞侍御史府丧罷職後遷侍御史

爲浙東廉訪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尚書乃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叅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

爲誌其詞哀焉銘曰

噫夌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謨謀富天祿讎禁
書賛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從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汙
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隷肅
佐經邦才用足道之蹟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
凶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何以葬南
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峙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墓誌類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迺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黨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

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迺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戸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冐耕河壖地收租繒絹歲二十八萬而六

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
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
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
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
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
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毋至孝與族兄甚
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
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
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庠不仕祖諱文翼

復州錄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陽修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處、修獲銘其德、納諸睢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修、舊嘗銘其世矣、迺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趣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宫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

有品人

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無文法不合古吾從舊迺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與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巳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巳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覈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衛繞二姆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槐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

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公誌銘無甚奇而大都從質我以風也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

王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

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
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
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
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
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
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冐毋禫者
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
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
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
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盌爲飛

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常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一篇其他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知恩

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驚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筭緡使得糴勞郡而出公私糴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蘇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

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政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病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耶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䘏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城縣

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涉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

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夫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子兹歸藏刻銘不朽

介更能文

奇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恠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名在斯文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

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葢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進一步妙

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徃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廣文苑英華　卷二十四　十六　奇賞齋

[illegible]感慨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温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事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直州之揚子縣某鄉某

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强記博問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

惡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愨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愨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

强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于强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范景仁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

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奇

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

至論

滿又薦許乾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罷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

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

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開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

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

苟患失之

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

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兾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

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
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
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
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
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
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
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
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

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駮制勑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勑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

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
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
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
法也若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
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
條例司疏駮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
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
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還
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温彈奏軾罷、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諫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

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

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

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

寧可未竟

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廕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麗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

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

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巳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

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玆器

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
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繄而維之莫之勝脫
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redacted]卒狥以身公獨堅臥
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
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
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
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太息何爲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

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踈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踈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荅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爲公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楊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凛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楊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

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犇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珦珦生太中大夫駐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

勑勑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儉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毋祖毋皆范氏繼祖毋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躍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何等受用

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毋爲快論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灾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

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

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幷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隣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穎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隣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矣

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

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熈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勑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

姦狀上爲罷黜謫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楊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
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
視之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
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
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
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
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
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
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
而生事者皆斬白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

法西八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非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恩甚抑閤爭之公捐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

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据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

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與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

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
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
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
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
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
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
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
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旣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故金灤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留靜難軍節度使致仕灤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王師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

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畧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王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王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王大初子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

以誌墓爲史

叅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顛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酒肴亦非細故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嘖

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畧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墳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

追筆

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畧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絶異也葢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黙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顔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顔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顔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

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交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

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征酒淋漓談讙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載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巳

任妙

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非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黙攴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巳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拚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捄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予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劒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呑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眞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

實事只一句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于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攺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鹵、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斬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

人之胥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賓其墳

徵君何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先帝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贄賀瑒之徒更道非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戚此艮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帝業始徵爲軍諮祭酒實

名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老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窖葦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楷禮墜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開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亞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㚆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
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
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夔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
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
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凉渭濵橋曰隻雞
徐稱爵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
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嚴筆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末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貴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與慈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光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昻霄景玄愛伯英介

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緼藉見名其欝欝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翻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晝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眞爲

銘甚老氣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七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瑀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要駕犢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蟲蟲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樓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

心而老歲月歟。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巳爲内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偏天下時來鎮豫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猗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廾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

不可得而溷乃是高品

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盧陵爲郡在東南僞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

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澹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説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巳久官府咸不知其説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

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厚禮致先生
王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
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
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
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嘗
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
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
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
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

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大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悉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

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今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婿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有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婿獨孤郁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量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授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

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大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它

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至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
日惕惕屏息拜一用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
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
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
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
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侈闕毬場種樹不數十年
縉紳間雜然稱尚書爲賢主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
史主後爲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爲數百
人供具主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

公主亦惜駙馬況士大夫耶

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飾食以返不數日聞于京師衆諠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理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農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彌亦加尊敬姑凉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追於蔡屋室庳陋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罝蘊雄且撑劇

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肔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此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蔚蔚爲名公偉人主賞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故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温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爲國婿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

日遮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
尚不以爲窮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
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日主尚
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歛隨長短爲善於是
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强
不肯留曰去朝輿敬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
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
三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北及葬兩宮弔
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
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月

日祔葬于萬年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
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
朞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敎及嫡女婉婉帝子
下嫁時賢影逐嚮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
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觽緌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
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敬不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
餘二十年誰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傍具此四者
條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弃
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履淑德柔風

天下傾耳宜乎壽考婦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
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陽修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畧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靑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淸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敎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濃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頌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咸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如毋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

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忭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聶政之姊哭狥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亡知及燹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

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卷終